

百年紅樓，四個少女時代

古蕊禎

彰化女中，百年老校，橫跨兩世紀。
這裡是青春大觀園，也是彰化少女心目中的第一志願。
外曾祖母、姨婆、母親與兩位阿姨、我先後來此，
聽絃歌盈耳，看春風化雨，
雖然姓氏不同，但我們血脈相連，
校訓「誠、勤、莊、毅」亦內化為遺傳基因，
紅樓，更是我們四代彰女人成長的見證。

※ 彰女家族史簡表

	姓名	入學 (與學制)	畢業	彰女大事紀
一	黃欽	民國 9 年	民國 12 年 (女高普第 2 屆) (總 2 屆)	- 民國 10 年更名為「台中州立彰化女子高等普通學校」 - 民國 11 年更名為「台中州立彰化高等女學校」
二	顏翠雲	民國 31 年 四年制高女	民國 35 年 (光復後第 1 屆) (總 26 屆)	- 民國 34 年 國民政府接管 - 更名為臺灣省立彰化女子中學
三	江寶珠	民國 52 年 (初中部) 民國 55 年 (高中部)	民國 55 年 (光復後第 21 屆) (總 47 屆) 民國 58 年 (光復後第 22 屆) (總 50 屆)	- 民國 57 年 更名為臺灣省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- 民國 59 年最後一屆初中部畢業，正式走入歷史
	江慧真	民國 60 年 (高中)	民國 63 年 (光復後第 27 屆)(總 55 屆)	
	江慧勉	民國 62 年 (高中)	民國 65 年 (光復後第 29 屆)(總 57 屆)	
四	古蕊禎	民國 87 年 (高中)	民國 90 年 (光復後第 54 屆) (總 82 屆)	- 民國 89 年 改制為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- 髮禁解除

美麗人生——外曾祖母的少女時代

黃欽，出身秀水醫生世家，彰女第二屆學生。

日據時代的彰女是全臺數一數二的女子學府，因學生漸多，於民國十年遷至現址。學校開設日文、禮儀、裁縫、園藝等實用課程，旨在培養賢淑知禮的女性，能進入就讀頗

為困難，在當時能成為彰女人，確實是無上光榮。

外曾祖母於二十歲時嫁入顏家，顏家開布莊，財力雄厚，也是地方名流。可惜天不假年，外曾祖母二十七歲即與世長辭，留下六名子女。由於沒有女主人，外曾祖父只留下長男、長女，年紀一歲的外婆與甫出世的小姨婆送人撫養，而二舅公、三舅公則暫寄乳母家。外曾祖母的故事在盛年便戛然而止，我也只能透過有限的文史資料，去勾勒她的氣質面貌，倘若上蒼垂憐，能讓外曾祖母多活幾年，我想她會是名賢內助，也定是具有傳統美德的慈母！

亂世佳人——姨婆的少女時代

顏翠雲，民國十八年生，是顏家長女，很幸運地留在顏家成長。姨婆於十三歲時就讀彰女，當時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，因此在學生活就是在不斷的空襲警報中渡過。戰後，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，撤離臺灣；學校由國民政府接管，更名為「臺灣省立彰女化子中學」，姨婆也於翌年三月完成四年制的學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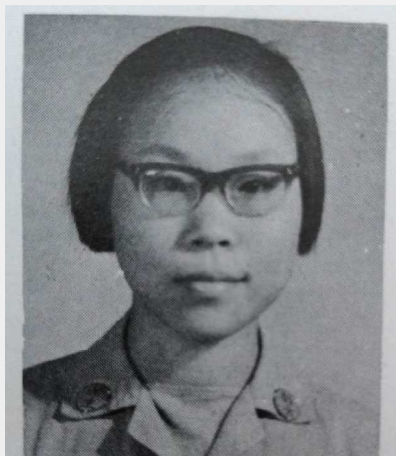


大門姨文定，大姨婆南下赴宴。
新後右上方即姨婆；外婆坐在外公旁。
兩姐妹容貌相似度大概有 80% 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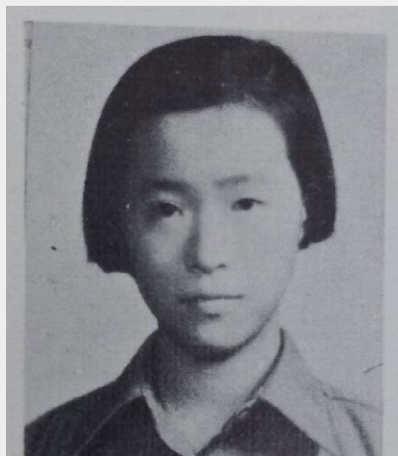
在戰火中成長的顏家女子，身上散發一種堅毅、開朗的氣質，我在外婆身上看過，而姨婆也給予我類似的感受，雖然這一生我跟姨婆僅有數面之緣，但孩提時代首次與她會面的記憶卻清晰一如昨日。

姨婆後來在臺北定居，母親說大學時代受姨婆頗多照顧，總邀她假日來家裡作客。姨婆常煮了整桌好菜，讓母親在飽餐之餘，也紓解鄉愁。猶記我第一次見到她老人家時，那種深受震撼的感覺。小小的我衝著她疊聲嚷道：「妳長得好像我外婆！妳長得好像我外婆！」逗得大家都笑了。

長大後，我負笈至臺北念書，母親攜我拜會姨婆，姨婆慈祥不減當年，眉開眼笑地提起往事，一直誇我十分可愛。彼時，外婆逝世已一年有餘，看著姨婆與外婆相仿的容



長女江寶珠



次女江慧真



么女江慧勉

顏，不禁有些傷感，因為兒時那聲親切的「蕊禎仔咧！」已成絕響。姨婆於民國九十九年往生，享壽八十一歲，有關於姨婆的青春年少已不可考，母親常與我分享往事，我們都很惋惜如果外婆當年如果沒有出養，仍待在顏家，以她的聰明善巧，或許我們就是名副其實的四代彰女人了！

女孩們的秘密花園——母親與阿姨們的少女時代

江寶珠，民國五十二年就讀彰女初中部、民國五十五年進入高中部。

江慧真，民國六十年就讀彰女。

江慧勉，民國六十二年就讀彰女。

江家三姐妹，乍聽之下像某個女子天團，雖然她們不是偶像明星，但都在杏壇上作育英才，母親於彰商執教、大阿姨是新竹師院的教授，而小阿姨擔任臺西國中的輔導主任；我聽說彰女是老師的搖籃，培育不少師資人才，母親與阿姨確實是這句話的有力證明。

問及母親與阿姨對彰女最有印象的事？她們三位有志一同地說，就是頭髮要剪到耳上一公分的規定，母親甚至在前往理髮店的途中慘遭蛇吻，嚇得一家子魂飛魄散；而大阿姨則提到同屆有人因為頭髮複檢始終沒通過，一氣之下拿剪刀要教官幫她剪到合格的往事，所以翻看那個年代的照片，彰女學生人人頭頂西瓜皮，一式清湯掛麵的造型，既純樸又青澀，也是妙趣橫生。

母親出了兩本書，也與老同學合寫了一本《同學會之後，我們一起寫書》，裡面有諸多求學時代的回憶，我不時翻看，也讀得津津有味，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人如其名的張鐵魂主任，奇葩的藝術大師李仲生、以及紳士風格強烈的英文老師張廷傑，總覺得那個時期的彰女生活亦是精采萬分，絲毫不讓我們這些E世代專美於前。

說話母親是水淹街至阿夷庄第一個考上彰女的孩子，母親之後，兩位阿姨也至彰女讀書，這時臺灣經濟剛起步，物質都十分匱乏，家家戶戶大都是食指浩繁，若不是家長咬牙撐持，要讀書真的極為不易！那時外公為了養牛，舉家搬遷至三村里，從家裡騎到學校要四十分鐘。小阿姨說她們要早起工作，更要趕在七點前到校，等上氣不接下氣地騎到校門口，看到值勤教官的剎那……小阿姨形容她常分不清臉上流的究竟是汗水還是淚水？畫面大概如同朱自清所寫的「不禁汗涔涔而淚潸潸」吧？不過因為有嚴謹的執法者，才造就彰女優良的學風、學生整齊的素質，小阿姨說她曾有報考國防大學的念頭，正是出自對教官的景仰。

彰女的老師不管是在帶班或教學，都十分認真，大阿姨回憶某次她在週記上請益班導師康雲釵：「父親說：『若乳牛誕下龍胎，其中的小母牛未來會失去生育能力』是否為真？可有學理根據？」康老師在週記上慎重地回覆了很多資訊，足見老師一絲不苟的治學態度與帶班精神。而母親說某次她國文學期成績有誤，發現原來是任課老師漏算平常成績，為了省卻老師上簽的麻煩，她想放棄更改，但導師施瑞惠卻為了學生前途而極力爭取，老師愛護學生的赤忱，令母親感念至今。湊巧的是，母親與阿姨們的啟蒙恩師皆

在彰女，母親提到讓她文學枝葉萌芽的是初三國文老師林信慧，而啟發大阿姨對化學熱忱的是高三化學輔導老師舒淇文，小阿姨說她對生物開始感興趣是因為暑假輔導課遇到梁靖薇老師，她們會立志成為慧炬，是因為彰女師長們明燈引路的結果啊！

除了認真求知外，那個時代的彰女人也會無傷大雅地捉弄師長。大阿姨說她們班曾把白粉筆外層染上他色、彩色粉筆外層染白，讓老師在寫板書時有不一樣的「驚喜」；小阿姨則說她們班會吐嘈音樂老師，說他手繪的音樂家畫像很「走鐘」，跟本人一點都不像。原來彰女學生溫順的外表下，也有古靈精怪、慧黠刁鑽的一面。此外，大阿姨曾為競選三年級模範生去各班拜票，聽說有次入班宣傳還被該班同學稱讚「很好聽」，央求她再多說一點；大阿姨在為自己拉票之餘，也全力為一年級模範生侯選人的小阿姨輔選，堪稱妹妹最強的助選員，後來兩人都當選全年級模範生，照片掛在校史室，這也是阿姨們少女時代難忘的往事。

當然，最令我心馳神往的，還是小阿姨說的這段話：「在彰女我最記得的是：寒假到校溫書的時光。當時我坐在草坪上，陽光自椰葉縫隙篩落，斑駁地映照在黑色的西裝外套上，讓我感覺彷彿被冬陽擁抱似的！沉醉在冬陽的溫暖中，原本課本上弄不懂的知識也漸漸看懂了，讓我覺得很美好！還有我一下課就往圖書館跑，因為圖書館就在我們教室樓上，所以高中也是我看最多課外讀物的人階段。」我一直記得小阿姨臉上光采煥發，幸福洋溢的神情，讓我充分體會原來這就是彰女人的浪漫與小確幸。

因此，這段歡愉豐盈的求學歲月、師生間深厚的情誼，正如美酒歷久而越見香醇，的確值得用一生好好珍藏、好好回味。

致我們單純的小美好——我的少女時代

古蕊禎，民國八十七年就讀彰女，學號710002，自號「彰女第二人」。(巧合的是，小阿姨學號2002，我們生肖相同，連學號也差不多)「第二人」的稱號不是因為成績，也無關榮譽，只是姓氏筆劃排序的結果。

或許是地緣，也是血緣使然，聯考結束後，母親要我填彰化女中，以免舟車勞頓之苦。能穿上彰化女孩們嚮往的白衣黑裙，亦讓我頗感自豪。彰女三年的日子，大致平順，只是有些小煩惱，譬如：課業成績進退步的最大幅度是三百名，起伏猶如雲霄飛車；校歌音階太高，在「巍巍彰女中」不是唱破音就是將嗓子逼到極限；還有一到春天，掃地區域總有掉不盡、掃不完的落葉，其他一切還算妥當。

我的彰女生活記錄在五本〈盈載彰女〉(週記)上，時隔多年再翻閱，看到當時的某些文字會覺得不可思議，因為高中時代去我日遠，有些敘述在腦中甚至連個記憶畫面都沒有，比如說幫同學到圖書館打工、至大同資訊做校刊、學姐學妹相見歡等；而有些則依稀印象：比如上體育課打棒球



古蕊禎，傳說中的「彰女第二人」。



這五本週記保留迄今，是我寶貴的人生資產。

把球打到校外、讀彰女第一次遲到、擔任糾察執勤的情景，這些都是我人生中無比珍貴的資產。

高中是考試最多的年紀，讀彰女自是無可避免，所以考卷也是從早修寫到第八節。不過，我常在週記上看到自己的「觀影心得」，在升學主義掛帥的時代還能在課堂上看電影，算是很豪華的享受了。所以我也很感謝老師們願意讓學生從電影中反思人生、觀察人性，畢竟讓學生具有思辨的能力，也是教育的重要目標。

提到昔日恩師，讓我深覺自己是幸運女神的寵兒，因為我遇到了許多好老師——和藹可親的數學老師郭義成「郭爺爺」、喜感十足的地理老師江淑如「愛徒兒老師」、外型像麵包超人的歷史老師鍾義來「阿來仔」、內在與外在兼美的音樂老師劉雅麗、有著宗師內涵的美術老師陳瓦木、還有大力指點我們人妻修業之路的家政老師姚玉蘭；其中影響我最深的，首推高一班導兼國文老師——陳慧文，她的國文課最令我著迷。老師對課文的講解清晰有條理，為了讓我們更貼近課文，她還會發表對時事的見解和日常生活的觀感，言詞幽默，妙語如珠，引領我進入文學的桃花源，並且悠遊至今。

我對老師最感念的地方是，她對我寫作能力的栽培。老師最初是希望我成為語文競賽的作文選手，而我以手寫與思慮速度緩慢為由拒絕。但老師沒有放棄，此後常給我各種大小、校內校外的徵文比賽辦法，要我盡量參加。不諱言，假日我常為寫不完的作文苦惱，然而也因為如此，高中階段反而是我筆耕最勤，成果最豐碩的年代，在高二暑假，我還把這些文章匯編成一本書，叫《古齋文集》，承蒙當時班導劉圓老師青睞，還與各班優秀的編書作品一同展出過。



我的編書作業，內附十六篇文章

當然，我的「彰女一千天」還有許多故事與很多感謝，大有發展成萬言書的潛力，現在我毫不懷疑天方夜譚的真實性，如果有些故事能講一千零一夜，我相信其中有一本必定叫做「老彰女的故事」。

後記

回想二十年前(這對一直偽裝成少女的我來說，真的是非常恐怖的數字！)，我因為莫名的使命感加入校刊社，也參與八十週年特刊的編輯，這本金光閃閃的校刊也成為我撰寫本文的重要參考，由於外曾祖母與姨婆辭世多年，有關她們少女時代的事蹟，我只能推論、想像、旁敲側擊，讓我深感「老成凋謝，莫可諮詢」的惆悵。

所幸，彰女圖書館保留著豐富的文史



這兩本重要特刊，是我創作本文的重要參考。尤其是九十年特刊，我們一家四代之名，「均於是乎在」。

資料，讓我得以考證文獻，雖說過程確實是「蒐羅匪易」。谷湘琴主任搬出一本厚厚的九十年特刊，上面陳列了歷代校友芳名(絕對有上萬筆)，因為不知道姨婆第幾屆，我感覺自己是在茫茫姓名海中撈針，找到眼睛險些脫窗；在找不到外曾祖母的名字時，心臟也差點從胸腔跳出！但皇天不負苦心人，在找齊我們四代彰女人之名時，心中的感動真是難以言喻！因為自己的想像和推論得到最有力的支持。在百年校史的扉頁中，我們這一家在學時間的總和為二十二年(母親讀了六年是最久的)，佔了五分之一強，而且，我更發現我們四代人都親身參與了彰女搬遷、改制、更名的歷史階段，於是這趟尋根溯源之旅就更顯意義非凡。

另一可喜之事就是第三代彰女人都還在我身邊，「形骸且健，方寸甚安」。現在她們都已退休，不過退而不休，像我就帶著兩名幼女與寶珠學姐同居，充實她的退休生活，讓她研究「孫子兵法」的奧義，享受含飴被孫弄的天倫之樂。我最感謝學姐的地方是，學姐天天煮飯，我也天天「品嚐幸福」，讓身邊同事羨慕非常。



這是母親與阿姨們的近照，第三代彰女人仍是我重要的精神支柱。

慧真學姐的狀況大致與寶珠學姐相同，不過更為忙碌，除了幫忙照顧孫子外，還義務回校指導研究生、舉辦科學營、投身慈濟與福智的公益活動……把彰女校訓的「勤毅」精神發揮到極致。

而慧勉學姐則在家經營「開心農場」，栽植各種安全無農藥的蔬果，有時心血來潮，還會不辭千里飛車前來，送寶珠學姐一顆碩大無比的波羅蜜，我就看過兩位學姐蹲在地上，磨刀霍霍向波羅蜜的場景，一殺兩個小時，最後連站都站不起來。如果這不是姐妹情深，那什麼才是姐妹情深呢？

至於我的現況，除了與學姐同居外，我還與學妹共事，彰女人不但是我的至親，也是職場上互相切磋的善友。我常打趣說，母校對我來說有雙重意義，一是畢業的學校，一是媽媽待過的學校。我與母親同為彰女校友，亦同為彰商教師，母親身上所展現的彰女精神，也是我一直努力的目標。

今年，欣逢彰女百年校慶，母校發起一系列的活動，我也藉機為家族留下珍貴的記錄，回顧過去、展望未來，我深深體會到：



母親近照，與學姐同居真好！

歷史是存在的憑證；精神的傳承。

寫作是一種承諾，一種致敬，更是生命中最隆重的紀念儀式。

特別感謝圖書館主任谷湘琴老師的熱情邀稿與耐心等待，因為這家族史的醞釀期真的很長，甚至還險些跳票。能以此方式共襄盛舉，回饋母校、回報師恩與親恩，真是榮幸之至！最後，僅以此文獻給彰女，祈願母校校運昌隆，母校師長與學妹們平安喜樂、吉祥如意！